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吳沈欽韓學

六年傳(長相優)優謂優假饒益



子罕善之如初(服)服之子罕不阿國法而逐樂饒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饒

射其門畏懼華弱之詞復善樂饒是為如柔吐剛去其志矣傳故

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政卿能逐子蕩何患禍淫乃昧

惡之義抑心強果是國之大命凶人得扶持之而執政為虛器矣服其甚

正杜說謬

堙之曹孫孫子注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通典攻城法于城外起

土為山乘城而上即孫子所謂距圍也

棠人(一說志棠鄉在萊州府年慶州東南通志棠鄉在昌邑縣南八十里甘

我華集卷七

崇社

入萊(通志萊子城在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

遷萊于郟(通志郟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北六里)

七年辛于郟(路史國名紀盟會圖疏云郟侯國在兗州按兗州今山西吉州)

迂遠

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祈穀之後即擇

日而耕郊特牲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生民疏箋意定以正月為郊

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止后稷高辛氏之曾郊必正月是郊以祈農事

在耕藉之前也

公登(亦登)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注云遠下人君惠云韓水子載穆

叔治曰今子不後魯君一等是其證也

委蛇(唐石經初刻地字郭忠恕佩觿曰委地地余脂反蛇是區反也)

衡而委蛇必折(言委地)人臣常度當順行無愧後者此容其衡不順理極後

委地自得必至毀折也衡指孫子不後魯君委地指孫子之無後容

八年傳(子國怒)曰弗非外儲左下子產忠于鄭君子國誰怒)曰夫介異

于人臣而獨于主以聖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以不聽未可必知而汝

已癡于羣臣離于羣臣則必危汝身矣此危已也又且危父矣循彼文

以與身而附履蓋即此傳也子產之辭而傳句之批也以彼文無事實本

末故不入考異而附于此

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史記孝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悉索敵賦論語集解孔曰賦兵賦也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猛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猛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猛定則諸侯有編境出之法則子乘之賦是也成元年陸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之不足取遂之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之諸侯出兵先取三鄉之遂鄉遂不足然後徵境內之兵也

○不皇召不皇召按古人坐席皆按膝故管寧黎林者膝而處皆穿也以坐是跪故傳訓召為跪李巡曰召小跪也以別于長跪不違召安程云不皇坐于

○九年傳用馬于四墉按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教駒以祈沈禮與漢書溝洫志上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然則祈禳之事皆用馬牲用馬四墉此城隍神之溫觴

○相土因之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逆遷于商丘漢五行志相土代嗣伯主火星宋其後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國亂無象言國無道極亂則天不復出妖孽也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遇艮之八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及焉筮注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

腓不極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而占焉以說

子美也何則卦以少為主美正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其卦觀之否師臨類是也變占定均即決以內外之變者五定者一宜注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可以說也故移其終死于東宮与艮合耳而杜元凱于此注以為難用三易故有過八之占非臻極之理也

艮之隨(江疏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收折之象也及體為盡蓋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移妻之為人其甚類矣又互辭為艮為艮止與入而止焉其地皆不能出象辭終无出于移妻乎何者而史之然者強阿美而為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趾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家明矣

隨其出也(隨初九爻出門交有功惠氏周易述疏帝出乎震故震為出初

爻交坤故為交震方伯之卦者春分春分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為天門故震為南門隨于消息為二月卦按史之隨其出也以此

固在下位(虞翻曰隨家陰隨陽惠之婦人為陰爻例居下位謂六二

不靖國家(惠之靖讀為靜婦人體坤者安于承天之正則亨今效坤亂故不可為亨)

作而害身不可為利(坤為身為害)

棄位而效(棄位極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為貞服讀效為放效之效乾變

度曰侵易立節或作劓效侵字本通易繫初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易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移妻自言弃坤之正位而效乾之侵易也杜謂效淫之別名此野之也

△斬行栗惠之鄭風東門之栗毛傳栗行上栗也按釋官行道也周禮列樹以表道

△孔子嘉說文孔注乞子乞請子之候鳥乞玉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嘉字子孔

△濟于陰阪水經注消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故謂是濟為參辰日襄九年晉伐鄭次于陰口口者水也參陰聲相近傳字之謬耳一統志陰坂在許州府新鄭縣西

△閏月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為門五日衛莫隆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之閏月戊辰穀宣姜又二十二年之閏月取前城並不

△應有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國之限杜豈得之此年不得有閏而改

△為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為長歷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杜預按杜預長歷彼自編排日月為解詁之用本非魯歷十年閏而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在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于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為門五日其愚悞詭妄可見衛氏之難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斯等伯也

△冠而生子禮也高誘淮南記論注國君十二歲而冠之而娶十五而生子按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四歲生武王前按故事故之禮也

△先君之祧魯注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奉祧藏于祖考之廟中

△魏絳請施舍鄉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祈以幣更管子四時篇除神位謹禱弊梗劉績注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幣疑此乃幣更誤按高誘注更代也用禮女祝注社子春讀梗為更

十年會兵于祖水經注宋相璠曰祖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祖水溝云

偃陽八十里山東通志偃陽城在兗州府嶧縣西南五十里祖即之泗口一統志

泗水在嶧縣北六十里即古祖水水道提綱泗水河源出費縣東南山兩源合而南流百三十里入江南邳州界

方輿紀要泗口鎮在邳州西北九十里杜預云兵不祿子儀而祿也劉勰曰吳子豈自稱吳而已子凡吳子鄭伯之類皆人稱之冊其

邳人仇杜預云邳邑魯縣東南莒城是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邳城在兗

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輿地志云邳城西界廟里有

尼丘山此莒城應是邳城之誤釋文無音可知也一統志邳城在曲阜縣東

君自稱也且其稱其不稱而稱之則吳言稱王必不但曰吳也魯稱稱吳者亦楚子先稱楚子例爾

南縣志云東十里者西邳集與邾婁之改名邾者別水經注謂邾國故梁

邑孔子生于此者誤也

扶以出門者服之扶掖也謂以木楸扶器門使舉之下容人出也按高覽慎

大篇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闢而不肯以力闢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

闢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闢高誘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闢端舉之皆此

邾人乞事傳語也南標也服注以木楸扶之門闢即木楸也

以為櫓孫子謀攻篇注李荅曰櫓楫也以蒙首而趨城下杜牧曰櫓即今之

謂彭排按劉書劉屈楚傳以牛車為櫓即與狄虎彌此事同蓋金卒

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呂覽貴直論趙簡子攻衛居于屏蔽屏櫓

之下是櫓固以草蒙之小戎詩所謂蒙伐有苑解詩者以蒙為雜羽似也

以成一隊杜預云百人為隊揚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說五人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五十人是一隊不得有百人也狄虎臨執櫓拔戰以領此一隊史記孫武子以吳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是也

楚丘即曹之楚丘

請以桑林莊子養生主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文司馬云桑林湯寧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呂氏順氏篇湯以身禱於桑林注桑山林能興也題以旌夏夏雉也高直傳夏翟之雉名也中旌旄周禮樂師疏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鄭司農云帔舞者全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此題以旌也即先鄭云皇舞也廣雅釋詁題額也其形象非常故晉侯懼杜預夏為大旌非舞人所能持也

納諸霍人一統志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東南一名霍人

師于牛首即前封府陳留縣之牛首城

尉止水經注引圖稱曰陳留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止之邑一統志尉氏縣屬前封府在府西南九十里

子駟當國當國謂專大政其次為聽政則典國政事而不能專也如魯季氏則當國而仲氏孟氏為聽政漢之大將軍霍光王鳳為當國而丞相御史大夫則聽政也宋平章事與參知政事亦其次弟也杜預乃云攝君事者襄十九年經云簡公為幼故大夫當國所謂言仍而堅也

以位序聽政辟服之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之子孔那擅政之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子產始立為卿服說見前如杜預解則有

國之帶法何須為載書乎子產勒禁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晉師城柘隋地理志滎陽郡滎陽縣有柘相洹

至于陽陵漢功臣表傳寬封陽陵侯景景陽陵在許州西北

夾潁而軍注城陽當作陽城水經潁水出陽城縣少室山一統志潁水自河

南登封縣流入許州府禹州北又東流分為二一東經新鄭縣南長葛縣西南

南流經府城東北又東南流還臨潁縣北一東南流依曰石梁河經府城西

南又東南流經臨潁縣東北又東合潁水東南流入陳州府西華縣界按此

夾潁者當在新鄭長葛之間也楚在南晉在其北也

其能乘東底乎詳注底出也許晉通曰底通作祗何人斯之俾我祗鄭箋祗出也安

為上也杜訓底為玉与乘義獲

下而無道斷何謂正矣劉炫曰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必為直晉對王朝

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按炫言

非也瑕禽言主辨之勢居上伯輿勢居其下若使在上者恃勢得直為下

者雖有理而不得直則何以謂之正直為正乎此言兩造之必直也斥宣子聽

冠子迫送為萬賤之直不能抗一責之必此之謂也

不能舉其軀小宰注凡簿書之數目獄訟之案辭皆曰契釋名契刻也刻

識其數也按其教則謂之契也

十一年齊世子光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管子先故晉悼公進之按先勝先

言皆以為先至先勝猶有傳文先若後何所據若使先于宋魯將起

在宋上野恩以為此經據舊文宋錄亦無義例

公玉自會杜預云以會玉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

侵伐言玉自會者與會于蕭魚相接也

傳五父之衢山東通志五父衢在共年縣東南五里水經注在魯東門外二

里

不入者信征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役皆出于所領之軍所征邑

入者也無征于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供口之租稅而已既不

與兵役則信其征所不與者信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

駭之

師于向水經注長明溝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園一統志向城在向封有清

川縣西南縣志在縣南大隱山北清水濟侯祀為上城又名莊城

次于瑣一統志瑣侯子在許州府新鄭縣東北

于濟陰水經注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陰合言濟水滎澤中

北流至衛雍西與出河之濟會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

晉侯以樂之半周禮小胥注之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按樂之半則鍾八磬

八鄭注小胥之法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也賈公彥云以天子卿大夫判

縣之一肆分為東西

庶長鮑續漢志注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高君為政備其法品為

十八級合闕內侯列侯凡二十等按第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十七爵如

車庶長十八爵大庶長

戰于樛(方輿紀要樛陽城在西安府臨潼縣北三十里渭水北或曰本音樛)
邑按濟自輔入者濟渭水也

十二年圍台(山東通志台方在古鄆城之南古鄆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
遂入郟(水經注國駟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郟昭公所居者為西郟在東平莒

魯而東者為東郟按東郟在沂州府沂水縣北

吳子乘卒(杜預云子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

告廟之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之壽夢發聲吳變夷言多發聲數語

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於使學者不知按夢乘聲同

今徽州寧國人猶然

傳(師于揚梁水經注漢水又東迺揚亭北京相瑞曰之睢陽東南三十里

有故揚梁城方輿紀要在歸德府商丘縣東南三十里

昨于周廟禮也(左氏但言昨同姓于廟為禮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亦表

云哭父之堂于廟是其文王廟得立以否其是也人人知之左氏因不諱也

劉敞不循事端而執說左氏也

十三年取郟(山東通志郟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九父城內

傳(小人畧力魏了翁讀書雜鈔畧力乃畧用八政之農之厚也左注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政上全滕乃卜三龜一繫吉偽孔傳習因也疏之習則繫

也繫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為因也釋文謂不習則增修德也言一

句讀注祖果堂先生曰此蓋楚先王之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

故援此立說卜征謂卜伐國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巡守與本故事

干

使歸而廢其使廢猶置也言釋良宵歸置其使于位則感其德而自
怨疾其君大夫臨已于楚則一臣各有左右良宵心自鄉楚以牽制
彼專事晉之心為楚計不亡善乎

十四年會吳于向此當為吳地方輿記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

里

衛侯出奔齊公毅傳俱有衞字依師妄加也春秋詞疑為氏曰人臣逐君
而奔而君則其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而以抑強臣存
大義也家範節曰春秋以自存為文者著人君失節之戒也以林父為是而
歸過其君也按杜預心術邪也故証春秋之旨宋有胡安國者祖學華

証之徒也解此經与杜預同

傳于瓜州元和志沙州古允姓戎地漢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

前凉張駿于此置沙州武德五年别于晉昌置瓜州西至沙州三百里瓜州

今安西州治沙州之安西州之敦煌縣

被苦蓋此苦蓋水也乃鹽池也桂海虞衡志鹽池鹽人晝披夜卧其
貴賤亦有一番即此類也
及淫不濟元和志淫水在平涼府靈陽縣西南二十五里經南流入涇陽縣經

縣南七里又東南入高陵縣界水道提綱涇水源出平涼府西北境并頭山

東南流至高陵縣西南之上馬渡与渭水合曰涇口按元和志謂秦人毒

涇上流在涇陽縣

至于榆林方輿紀要世宗鄭桓公居榆林一作成林今華州也按元和志涇水

過長安惟界灊灊林不得在華州華州在涇水也者在涇陽

攝也既夕禮禮司宮攝酒注更洗盪整頓之士冠禮再醮攝酒注攝酒

整也則攝是更新之義

甯惠子會鄉飲酒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此水會大夫禮蓋玉藻而

謂賜食于君前也

射鴻于圃案字記向封府後係縣鴻池衛縣射鴻于此按陳留郡後係

春秋時為宋地不得言射射鴻于此縣

歌巧言之辛章巧言變雅也據此則三百篇之詩不可歌聖子歌詩二百

之言小章注

盟于丘宮杜預云疑孫子故盟之按此時既已殄滅矣將何亂故與結盟以掩

前失明已至他心豈是尔知孫子之事而復形要盟乎

公如鄆山東通志鄆邑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即濮州故城也

于阿澤水經注河水于范縣東北流為合亭津右歷柯澤案十四年敗公往

于阿澤考也方輿紀要阿澤在東平州陽穀縣東

鄆人執服云執進公徒者公如鄆故鄆人為公執按服杜解皆非也鄆人

叛公故為孫氏執公往奔逆者

無告善罪杜預云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善罪按定姜亦弟言其告之

非耳婦人不與外事未必禁使不告也

厚成叔禮記疏引世本云魯考公生惠伯華其後為厚氏魯語文公欲弛

厚成叔禮記疏引世本云魯考公生惠伯華其後為厚氏魯語文公欲弛

氏与邵氏關徐廣曰一孝作厚世孝亦然此厚成叔釋文云本亦作邵若覽
觀表有邵成子孔叢曰漢書古之人表作厚成子

增注發洩釋名注浸也浸注旁入之言也釋法注大也言積浸注也然而發
洩之至于逐君

以鄰寄衛侯玉篇楚陽東鄰城齊滅

詩曰行歸于周為民所望禮記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三家則亡疏引

服虔注以為遠詩蓋毛氏詩不立學官故服以為遠詩非服不知有此詩也

十五年劉夏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維氏城南十五里

圍成山東通志成城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

知朔生盈而犯齊
台南曰史記索隱
引多事云莊子者
生或子營生莊
子朝生悼子盈
生文子蹠生宣子
申生知伯瑤據
此則朔為營子盈不
朔子朝早卒未及
為師于傳文為其
順但其祖言改謚莊朝之謚莊則誤耳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為朔弟也

志姜氏之七月丁巳朔會夫固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
晝古文分二十六日三子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傳官師注單靖公祭注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按左傳單劉並稱不應單為三

公劉乃庶士蓋劉夏初克去徐爵未命者極注士服耳

著子馮為大司馬據疏則杜預以子馮為排教之子刊本作從子誤

十七年于溟梁水經注溟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五春秋會于溟梁謂是

水之墳梁也一統志溟水自懷慶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名

勝志似謂之白洵水

傳改服脩官通典五服廢除之制哀三月而卒吳男子受以六升布為緦

裳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緦小祥而

練冠練中衣此所謂改服也杜預則除書易去始終一說者也

為夷故也按傳意以主兵者荀偃也鄭伯不直書叔老會言荀偃則足

鄭伯與諸大夫等夷是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言為夷故解經先

鄭伯之義杜預謬解義取皆平大夫得會鄭伯淺學之位以彼謬誤解

射左義此杜預之怨也春秋本主魯事或公會某國君或公會某國

君義取在我水是充尊故無所嫌

戰于湛阪水經注湛水出隸縣北魚為山歷山下為湛浦水北山有長阪蓋

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一統志湛水在萊縣北三十里自汝州靈堂

縣流入五東入許州府襄城縣界紀要云入于汝水

十七年郭子牲卒孫復曰前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殺之也

齊侯伐我北鄙國桃山東通志桃聚在濟寧州東北六十里郡國志任城有

桃聚又桃鄉城在兗州府汶上縣北五十里四汶口之西南漢縣屬泰山郡

按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縣水下縣之桃墟杜預謬也滕縣東北有桃山故

城與桃墟皆魯之東南

傳飲馬于重丘一統志重丘城在曹州府河津縣東北通志縣東北三十里

爾父為厲周禮序官司厲注犯政為惡曰厲

師自陽南一統志陽南城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通志在泰安府泰安縣

東南六十里

以杖扶其傷而死說文作弋屨也以杖為劉子樹書通作杖莊子人向世拱把

而止求狙猴之杖者新之

盧門河南通志宋城南門曰盧門

澤門檀詩疏引之卑門檀釋文之或作卑門史記天官書其氣大圓黃澤澤音澤則澤誤為澤注家乃音澤為澤荀子王霸篇卑卑天下而制之馬融廣成頌卑卑陵山列子天瑞望其墻卑如也注音卑又成卑縣釋菜史漢皆是成卑績郡國志作成卑然卑是卑之誤東觀記成卑字印卑字為白下羊五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印長吏印文不同然卑字為四下羊則同卑字蓋漢人相沿之誤故卑卑互易而此澤門蓋子云魯君之宋呼于垣澤之門趙岐云垣澤宋城門名是此澤門紀要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作卑也

親執扑尚書鄭注扑槓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錢大昕曰古無扑字說文

木部扑訓木皮鄭鄉射禮注扑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為教學之刑其物即名之曰扑後人緣扑有撻義遂改從手九經字樣收從手部則磨改之弊或即出于唐元度之手唐石經初刻作扑後磨改從手

晏嬰廢縗斬按雜記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如士服士為

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

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縗衰斬者其縗在齊斬之謂縗

如三升料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于縗也然則士與大夫

為服異者有粗衰斬杖革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者物士以下則以臣服君

之斬衰為其父以臣服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之以冠人為高行

也故喪服初章斬衰次章臨衰臨即縗也按喪服臨衰臨係注之疏

呂覽勿躬注精甚也正与麻字相對

猶麻也此謂受服之人較麻不如新者之尤至非謂衣布之粗細也鄭以不及為麻杜預以過之為麻竊謂雜記与此傳俱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与短者之說相表裏則毋寧鄭義之賤而不能盡其情為愈也若其正禮則齊斬之情儼然會曾子孟子固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寢苦枕草杜預云枕由非表服正文據表服正文言寢苦枕塊杜預誤以為傳耳賈公彥疏哀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大夫適子為士得行大夫禮者正士則枕草哀則縗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為其父服是也

唯卿為大夫諸侯之卿者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是說晏子雜而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也之是駁人之非遊辭以避咎義也夫如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之託于兵革使向之事而不得表者晏子

之為之是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旨異矣

十八年傳于長子水經注堯水東迤長子縣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邑也方

輿紀要長子城立潞安府長子縣法西南

梗陽之亞鼻一統志梗陽故城在太原府清源縣南之有清源入徐溝縣

御水諸平陰水經注濟水北迤平陰城西杜預云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

相璠曰平陰在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

道而由名也一統志平陰城在秦安府平陰縣東北通志在肥城縣西北二十

餘里

防門廣里水經注防門在平陰三里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者与光同

即春秋所記守之廣里去水通志長城鉅防在肥城縣北十五里自平陰故

城南起首經縣北達長清縣境太山記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齊記齊宣王乘山嶺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據此則長城起于戰國然管子輕重篇有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桓公時已有之矣舊屬平陰今入縣境自防門起東迤五道嶺又東迤長清縣南之長城鋪循泰山之陰又東迤歷城縣南之長城嶺又東迤萊蕪縣北之長城嶺又東迤博山縣南之我後鳳皇嶺度岳陽山又東迤臨朐縣南之大峴山又東迤安邱縣南之太平山又東迤莒州北之高朶山轉而南經沂水循卧牛城度高華嶺又南迤諸城縣南之長城嶺度雷石山又東迤膠州南之大珠山汜于海

大珠山在琅琊
古此山在琅琊
管子按管子

所指長城即僅泰山為界新定丁編法以合城陰里使其得三而門九國加功乃延袤至海耳長城鉅防即此整防門也

齊侯登巫山一統志巫山在秦州府肥城縣西北六十里景慕肥城縣西北七十五里有孝堂山即齊侯望晉師處

陳陳之淮南道應訓知伯圍趙襄子于晉陽襄子臨陽而擊之為後漢注也二百人為一隊古斯隊半擊之司馬法定爵曰凡陳行惟臨戰惟密兵惟雜

鳥鳥之聲案孫子行軍篇鳥集者憂也

班馬之聲屯卦六二乘馬班如虞翻注班班也馬不進故班如矣讀如盤桓班馬之聲義當如此又釋言般還而郭注引傳作般而說盤解不前之意

遂音旋或音環杜預注班別迂僻

殺馬于隘以塞道元和志隔馬山在齊州長清縣東南二十五里風沙衝塞道後因為隔馬山

衿甲面縛說文衿衣系也玉篇於六作衿結帶也釋名衿六禁中禁使不得解散也故杜預云不解甲惡謂以甲系縛

克京通志京在肥城縣東北境

克部一統志部山在平陰縣西十二里

及秦周伐雍一統呂覽權勳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為誘注秦

周齊城一統也列子湯問韓娥東之齊過雍門楚歌假食高誘齊策注雍

白齊西門名也說文齊傳此秋即楸也齊民要術秋梓二木相類白皂有角

生子者為梓或名子楸或名南楸黃皂子者為柳楸而呼荆黃楸

斬其樹以為公琴釋木概楸郭云今楸相抄之青楸也概樹聲同故樹材

中琴也集韻純楸曰通作楸說文純或作楸管子地員注楸音春小雅頌引

郭璞注似此曰種楸漆相如也一說文釋傳字書純木似楸也蘇頌本草

園徑楸木楸木形幹大抵相類但楸木實而葉香可散楸木味而氣臭此

人呼楸為山楸寇字彙本草新義世以無花而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為楸其

有花葉而木身小幹多迂矮者為楸葉柔韌而木實而葉香有風眼草者

謂之楸木味而氣臭無風眼草者謂之楸如上所說楸木石中為琴材且為

貢純幹楸相係名材不得以楸為類集韻純楸種自一類為楸之也

惠云以琴頌琴也頌與古字通

蔡中池竹木水經注云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為申池
左思齊都賦申池在海濱齊藪也捨近舉遠考古水矣方輿紀要言書
華宮德宴庶老于申池左大冲以為昭華池也

門于楊門惠之呂氏春秋齊桓公死蓋以楊門之南高誘云楊門之名也齊乘
云楊門齊城西門

門于東園呂覽貴直篇齊有狐援已不用呂言又前東南
將去郵棠即棠鄉注見前

及濰南及沂一統志濰水源出沂州府莒州東北流入青州府諸城縣界沂水出
蒙陰縣北東南流迤沂水縣西又南流迤蘭山縣東郊城縣西又南流入江南
邳州東分為三支西南流入運河其正流南入駱馬湖水道提綱濰水似曰淮河

經諸城縣北折西北流北經濰縣東境又北至昌邑縣城東南又東北入海口淮河

使揚豚尹宜林堯叟云揚豚邑大夫名宜按說苑秦使而莊王引伐晉使豚
尹觀焉疑揚豚尹是楚官名

治兵于涑水經注涑水歷岡丘城南故涑丘城也一統志在許州府襄城縣東北
次于魚陵方輿紀要魚崑山在汝州東南五十里

城上棘水經注棘水又迤上棘城西一統志上棘城在許州府高州西北

次于旃然水經注棠水出京縣西南為旃山即古旃然水也濟渠水出汲溝
惟承此故故云汲受旃然水謂之鴻溝水蓋因漢楚霸王指水為楚一統志

棠河源出蒙陽縣南北流迤縣東屈而東運河陰縣南又東合于水東經

果有穀痺女勞痺淫痺法微又言黃痺、病者以十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瘡反割為難治也痺而渴者其痺難治痺而不渴者其痺可治

生癰于頸重極寒熱病項部有癰疽者死又曰癰疽為發于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咽喉前傷任脈內薰肝肺十日而死矣

大夫稱伐文心雕龍銘為夏鑄九牧之金禹周勒肅慎之楛矢之德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銘績于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于景鐘孔悝表勳于衛鼎稱伐之類也

諸子此通為內官之名不必子姓之女說別見哀五年

奔高唐以板水經注京相璠曰高唐齊之西部一統志高唐城在濟南府商

城縣西南通志在縣南五十里

使以行禮也謂從柩車行也士喪禮陳明器于乘車之西記之薦乘車載殯

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乘車序從檀弓綢練設施注云此旌

葬乘車而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注行大夫已上更有遣車

也按杜預釋例以子鳩妹孫所賜大改皆是革改未改孔氏疑之蓋辭專

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家夏緩耳何者中車所至孤

乘夏家卿乘夏緩是天子孤卿之常法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

封加一等則有五改之賜是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于天子之孤卿已為

加等水帝之賜豈可復上于五改逼近人君子以其加等之賜當時美其名

曰大改曰先改又有孤卿大夫之別故其次曰改觀禮偏駕不入王門禮諸

侯亦乘墨車以朝而侯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其說值矣
開師將傳傳緣城而上也師謂齊師

升年盟于澶淵水經注浮水故澶于頓丘縣北出東迤繁陽城南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十年盟于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按續漢志沛國杼秋有澶淵聚劉昭注引此年盟于澶淵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二年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二十九年會于澶淵宋吳玠說文澶淵水在宋地為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為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派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為德勝渡黃河津要也孝聖王荆王訂注之澶州黃河在其南王莽河在其北樊城在其南戚城在其北

傳言不與民同歎也傳但言暗保身之道惡之也杜預以為不其違眾而宗族翁敢指左氏為不於經旨

廿一年漆閭丘來奔續志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水經注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社云顯閭丘也顯閭自是別亭山東通志漆城在兗州府鄆縣西境閭丘城在縣北境南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漆漆集例曰啖氏之凡以邑來奔叛也言叛為內諱也受叛臣罪也故諱以示讖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薄條大衍亦以亦然
六歷推之十月己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也

于商任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
棟高云云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任地

△傳以姑姊妻之惠之公衛必非成子公姑姊定是一人武仲之姊氏則所謂
 公之姑姊亦必宣公之女兒成子同宗之女長子成子者皆可謂之姑姊武仲之
 君之姑姊明是一人按如惠言即同宗之女長子成子者至此不復場嫁姑
 姊者謂外姊妹惠之姑之女也係母姓故曰姬氏唐世以外甥女嫁著首程謂
 之宗女舊唐書契丹傳首領李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為永樂公
 主以妻之矣傳首領李大輔入朝詔封外甥女辛氏為固安公主以妻之
 △重繭衣裳說文引之盛夏重繭之袍衣也以紫曰繡經曰袍按玉藻繡為
 繭注漢今之新綿也

△而不使唐石經下添視寢二字此宋本無惠之王充論衡引有視寢二字按
 幸婦人謂之使水經注河內篇陸中者物摘其星欲可可以小使名為水虎也

也此謂杜陽道之事

△王之守臣杜預之記宣子為王而命故曰守臣按對天子而設其君稱曰侯之
 意蓋是理也宣子說叔向意是約之謀不稱之語公則生殺予奪之柄雖自下後猶
 假上命杜預生司馬昭時蓋忘魏主矣顧奕武三王深諳諸侯之于天子曰某
 士之守臣某

△使司徒禁探藥氏者鄉遂都鄙皆司徒所掌

△使候出法棘棘候候人也周禮候人為導初學記引國駟曰探棘道凡十

二曲也方輿紀要探棘山在河南府鞏縣西南七十里

△先二子鳴御覽六百尸子曰戰如關鷄勝者先鳴

△莊公為勇爵勇爵猶漢武帝所置武功爵官首案卿之類商子境內為

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

廿二年傳御叔在其邑一統志御邑在曹州府鄆城縣東十二里今名御屯

焉用聖人周禮疏何休言首之說左氏者曰春秋之志也聖人孰能情之御

叔謂武仲為聖人是非獨孔子主箴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

聖御妹不說學見武仲兩行而傲之左氏傳之者御妹不說學不說武仲

聖子孔子曰按大司徒職知仁聖義忠和聖在六德則知者全有偏鄉飲酒

義注聖通也又溢法解稱善口間曰聖張守節正義作揚善賦簡 金履祥前編作稱善賦簡敦實厚

禮曰聖皆水大行也

見于嘗耐高誘曰覽注耐春醞也漢書景帝紀高廟耐張晏曰正月旦

作酒八月成名曰耐按齊民要術作程米耐黍米耐法皆以正月作七月熟

笨麴一斗穀米六斗用神麴醱一石米不過一斗糟酒色如麻油先經

飲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飲飲三升去醉其人此酒先問飲多少裁量

與之酒不誨其法口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其異如是張晏之解為得之

以為口實服之口實謂醴醴也按口實釋之言話柄

點官薄祭以特羊點官者減省其家臣及室老士之類與薄祭文相

對水謂點段之受職也大夫常祀者如少牢饋食禮

未蓋禘而有馬數十乘尚書大傳庶人木車單馬惠之荀卿子曰大功已立

士大夫蓋爵官人蓋秩庶人蓋祿未蓋祿而有馬士庶同于卿

殺子南于朝報親起于四竟魯語大者陳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幸昭注

死刑大夫以上屍諫於士以下屍諫市周禮條狼氏誓馭曰車輅親視起

于四竟用刑之酷也

△請徒于尸于躬廣雅釋詁子君也教果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也

△君臣有禮惟二三子言君臣各於其禮惟二三子所裁周禮鄉士刑殺肆三日也

廿三年邾界我來奔杜預云界我且庶其堂同有竊邑叛君之來奔者故

書劉炫規過云杜預庶其之意庶其奔魯三年其是其堂邾人即應討

之何因五之始奔庶其以邑奔魯之人還以賜之界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

復何據焉釋例以界我且卿今兩說自相矛盾思按自來從春秋者皆緣

上邾庶其之事以相引譬乎皆凡說也杜預妄為傳述不安同株連亦莫如何

休之乃公羊字

△入于必死上言後入則三狀已著盈定出者義絕于晉故不言叛杜預言還

△君爭不言叛夫反逆之而獨不言于叛乎

次于雍榆水經注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迤雍榆城南袤二十三年故晉次

雍榆者明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七屬衛濟縣西南四十八里

傳晉悼夫人喪祀孝之是為後者悼夫人喪之自如期也

△禮為鄰國闕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大傳從服者有屬從鄭云子

為母之堂喪服小記屬從者既從殺也服鄭云謂其自為己之母堂按諸

侯從旁期然其姑姊妹女子子婦于國君者不能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尊

同則從認麻也當服矣此傳言禮尚為鄰國闕樂以本其認親又有悼夫人

喪之不徹樂字第舉禮為鄰國者而平之也禮若矣杜預直以祀孝之是

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何謂也

我實不天子無外焉杜預之子無天咎故可因按盈言其再舉不無而死則我自不為天不祐于子無不怒矣以激其必助已社解冰也

七輿大夫服三下軍輿帥七人按社于儀十年傳注謂七輿是侯伯之副車

劉炬曰美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必附驥氏

使宣子墨懷胃紐此亦援殺戮之例蓋因殺戮以為常則此固不待言何云

墨懷胃紐乎服向近臣僕御注君所服此仍為悼夫人之侍御故亦如其服

右接劍左接帶帶鉞也也禮疏經登車索少係之僕者右帶劍負良綬

云僕即御者也帶劍之注在左以在手抽之便也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

君在左矣左帶劍則妨于君故右帶也此左接帶者即少係之負良綬也

隸也著于冊書唐律疏議隸雜戶者前代犯罪沒官散配諸司驅使之附

州縣戶賈賦役不同白丁官戶之是配隸沒官惟屬諸司州縣之賈六典都

官郎中負外郎掌配沒隸隸係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男年十四

以下考配司農十五已上考以其年長命遠字邑配夜而為城奴 一免為番戶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

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而免之年六十及廢疾後赦令

不該再免為番戶七十則免為良人凡配官曹長輸其作番戶雜戶則分

為番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皆一月十六已上者番 每歲仲冬之月

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焉每歲十月司自黃口已上並印牌送都官閱視 按漢刑志其謀反

大逆者夷三族小死罪獄已決定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

一歲為隸臣妻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妻此亦輕于 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

作水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不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 然漢制在常戶與魏晉以下異

攝車徑之攝讀多攝多而馳之攝之執既步戰以退樂氏之攻後乘車以進逐樂氏也攝車徑起乘

肱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肱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肱注云皆陳名肱同聲相近

取朝歌方輿紀要朝歌城在衛輝府淇縣東北

入孟門水經注北岳縣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阨一統志孟門

山在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據其地古朝歌遠非此孟門也史記

吳起傳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之孟山在其西

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魏策則左孟門右漳滏晉師道引索隱在朝

歌東北然孟門即太行之支麓矣

登太行方輿紀要太行山在懷慶府北二十里又西北三十里曰太行隘八隘之一

於崇庭水經注水崇水西運崇庭城南一統志崇庭城在平陽府翼城縣

東南七十五里

成郭邵一統志邵原關在懷慶府濟源縣西百二十里

封少水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一統志沁水源出沁州沁源縣東北

羊頭山西南流合水岷河水道提綱云出沁源縣北之錦山阜嶺嶺北宿縣

西岳陽縣東沁水縣東南經澤州西北至陽城縣東南流經懷慶府濟

源縣北之太行山傳言封少水蓋在濟源与太行山近者也

師東陽之師通鑑注言此嶺在太行山在其東迤東地在太行山陽城縣東陽方輿

中風也

紀要廣平府及冀州為晉東陽地按東陽有田畧二年晏弱城東陽哀八年
吳伐晉克東陽是齊魯二公有東陽楚陸榮聲子謂子木曰魯東陽之盜
殺之韋昭曰東陽楚北邑則楚之東陽與晉為四也

北面重席 五 及旅而台之組 鄉射禮主人致賓賓後大夫有尊者席于
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吉加席注云不吉加席者大夫再重席止也又燕
禮司宮延賓于戶西東上坐加席此以賓無加席故燕禮鄉射重席明
非君在前則得重席臧氏以重席待悼子明其為卿之遠注卿禮也新尊
潔酒如士冠禮再醮攝有司徹司宮攝酒更新示敬也燕禮鄉大夫皆脫屣
就席主人乃饗士于西階上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饗士也鄉飲酒禮之既
旅則士不入明士入當旅酬節也旅而台之組以士禮待之明其不得嗣爵

使与之燕 与旅者子姓兄弟為燕也按特牲饋食禮設堂下尊之後兄弟
子舉解為旅酬此旅而台之組正當其節悼子設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
堂上之位公組胡終与悼子為燕于杜預目未見古經故以旁妄說

禍福在門惟人所召 呂覽名類篇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台之
也
孟氏之御騶 說文騶殿御也月令命僕及七騶成駕注七騶謂起馬主為諸
官駕說 同 稅者也後漢書張讓傳注騶養馬人

奉獨立于戶側 于戶側南面而立尚書顧命所謂延入翼室也禮司冠
惠子之喪文子扶適子南面而立執士喪禮未小飲主人坐于牀東西面眾主
人在其後小飲訖主人復降階下西面位眾主人在其南惟有弔賓則鄉南

面對之即為季孫也此時尸尚在室故獨在尸側待季孫禮弓大夫之喪
庶子不受吊謂為喪主拜賓則庶子秩不預其列故季孫云秩焉在也

美疾不如惡石疾高誘呂覽注引作疹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

郎鄧元起孫工素向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者以石為針必不用鐵況又有

此砭字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

疹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善後佳石故以鐵代也按素問病能論有

病頭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岐伯曰氣感血聚者宜石而宜之同病異治也

破之然素問之自有鍼針是為石針小者為鐵針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

黃帝向于岐伯曰余欲勿使被毒藥幸用砭石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

望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于後世然則九鍼及小鍼解皆論鍼針全元起云黃帝造九鍼

以代鏡石是

也此以鐵代

砭石二種石三鏡石其字一也

利或氣體羸弱者不能堪故奇病論所謂身重脈瘦者宜用鏡石病能論
所以砭彈人癰腫也此則用石針也王僧孺為知一而不知二杜預解混為藥類

疏遂引鐘乳砭石之類以證之害學之徒貽笑于載

臧孫使正夫助之鄉遂之正卒也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為正揚臧孫為司寇或

犯罪者復作司寇是周禮司隸司圜不掌是也杜預以正夫為隱正而疏云

臧氏弦掌兼之真妄誤也

娶于鑄水經注於水又西南這鑄城西左傳所謂於國國也山東通志鑄鄉在

泰安府肥城縣南境與舊泰安州接壤漢於立縣之不改也

且致大蔡焉高誘淮南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其龜為大蔡
外史掌惡臣掌惡臣美書籍所記慶父東門遂之事亦兼司盟之事也

所云氣感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者也

周禮司盟職盟萬民之祀命者鄭注即引臧孫統事

作不順而施不怒廢長立少為不順向盟者子以鉏為不怒王肅家語注云念此在

此常當順其事怒其施也



